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通書

朱子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

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太極圖說見前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蓋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此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者性發而爲情復者情斂而成性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理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此似只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配合指配太極圖說

禴謙按周子此等處則太極陰陽五行皆以理言。不獨太極屬理。而陰陽五行屬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

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之善。卽皆中也。剛柔之惡。皆過不及也。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曰。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

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答言當學

其善而已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答言人有不善當告之以不善而勸之改（朱子原註）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此章或以神爲理大誤此至道之原當窈思之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古聖賢之語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

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故希簡而寂寥耳。

橋謙按古樂大音希聲。亦淡之意。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以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子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

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鮮于侁謂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是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

純熟克達向上處。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周子蘊道甚深。當絕學之後。而不輕自見。故雖在位而人鮮知者。然則非明道。周子之蘊。殆不可見。發周子之蘊。教後世無窮者。明道乎。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 朱子原註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朱子曰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眞字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

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初筮則告。二三

則惑。汨。再三也。亂。瀆也。汨則不靜。亂則不清。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朱子原註

愼哉其惟府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朱子原註

附周子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五峯胡氏曰。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

朱子曰。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

撝謙按此書。先儒皆以爲與語孟並傳。余謂其結體縝密。有本末。乃大學中庸之次。非如論語。乃平日隨記。

西銘

朱子曰。横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按吾儒之學行遠自邇升高自卑而小儒遂僅以身家爲念身家之外視若吳越留心民物謂必當在服官之年故横渠發此論而程門專以此示學者龜山疑其言體而不及用其流遂至於兼愛以書質於伊川程子程子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

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遂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復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卽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議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謂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

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於推矣無事於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玆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

殊。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程子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其後龜山語錄有云。西銘理一而分殊。用未嘗離體。以人觀之。四肢百骸至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用已在其中矣。朱子謂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然龜山所疑。以西銘

前段合之語孟諸說殆所謂聖之任者與聖之時則有間龜山之語未可全毆物吾與也一語疑有弊若曰與則是朋友之交未可殺而食之矣體用之說伊川毆之無可疑者

程子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粹語

正蒙者。横渠張子之所作也。龜山楊氏謂關中學者。尊信此書。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

示人然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蒙又曰子厚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是以器言
非形而上者今觀其所言如客感客形之類
　似有深失擇其言之粹者著於篇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
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敎也。

攝謙曰。張子氣化之理。推之甚是。然須知有主之者。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淸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兩端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中兩語係張子所自註）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日受月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

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物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氣指

何爲時。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於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撝謙曰。張子三言雖善。在中庸之意。則唯一忠恕而已。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皇極經世書粹語

皇極經世書者。康節邵子之所作也。其獨得之理。窮極高深。而惜隱於數術之中。今表其粹者著於篇。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

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論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

乎心也。

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

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支支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

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於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

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

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

體字疑非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象數筌蹄也。言意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兎。則未見其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棲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石之花。鹽硝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於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爲陽中之陰。而水爲陰中之陽。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鷹鵰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飛之類喜風而歛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

禽虫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虫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
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飛之走。鷄梟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
心。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
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矣。

顓法先開後闔者春也。純闔者夏也。先闔後開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

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兌說也。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劃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於眞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

夫弓固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强。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强。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强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餓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撝謙按心居人之上中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

學以人事爲大

五覇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人知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

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舊無雉門謂周公之舊也若當時則有之則久矣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

者豈非龍乎

太極一也

太極性也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此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斯為至矣

撝謙曰余謂人之為德至可與鬼神共見而咸服

之斯為至矣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

依何附曰自相依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矣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

附邵子詩二首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易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觀物

或問邵子算天地始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否擬

謙曰此邵子以歲月日時推之而謂天有元會運

世一元有十二會會有三十運運有十二世世有三十年年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其實天無許多年數今只看黃帝始垂衣裳堯時尚是洪荒是天地始開不久而邵子以堯時爲中天豈得自此以前六萬餘年茹血衣皮未明人道其謬可知天地至成周始爲盛極此是天地之中過此乃衰曰邵子之數能言無不中其言必不妄曰令經世書可見如祖三皇父五帝子三王孫五霸等語豈是至數大抵數之驗者只能言其所知不

能言其所不知。所以只是小術。至康節始通於道。然亦隨其所知而止。不然。則是康節賢於孔子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八終